

2018 年海外藝遊專案

On the Edge of Europe

藝術與生態交會之踏查

吳虹霏

Part 1: 行程概要表

Part 2: 藝遊記事

Part 3: 結語

一、正確執行之出國行程表

日期	城市	拜訪對象/空間/展覽
05/01-05/08	赫爾辛基(芬蘭)	HIAP Josefina Nelimarkka 展覽 Kati Hoover 展覽 Raimo Saarinen Anna-Kaisa Koski Antti Laitinen Arts Catalyst (Rob La Frenais)
05/08-05/14	布達佩斯(匈牙利)	Translocal 與 CEU Christian Kosmas Mayer Claude Oprea Kate Rich Green Roots (Eva Bubla) Bence György Pálinkás Emanuela Ascari Kitti Gosztola szimpla market
05/14-05/19	維也納(奧地利)	Kunst Haus Wien 維也納藝術之家 Jade Niklai Art & Science (Bernd Kräftner)
05/19-05/24	柏林(德國)	展覽 1 展覽 2 Myriel Karine Bonneval 展覽 Sybille Neumeyer Anna Zilahi Barbara Cueto Prinzessinnengärten
05/24-05/29	利瓦頓(荷蘭)	Farm of the World Claudy Jongstra Studio 展覽 WnWF
05/29-06/02	馬斯垂克(荷蘭)	Van Eyck Bonnefanten 展覽 Marres 展覽 Ana Guedes

		Yi-Ju
06/02-06/07	巴黎(法國)	Food Art Week Ground Control La REcyclerie Rita Süveges On the Move (Marie Le Sourd) Ewen Chardronnet 展覽
06/07-06/10	布魯塞爾(比利時)	小精靈永續教育展 CAB 永續攝影展 Thalie Rain Wu
06/10-06/16	阿姆斯特丹(荷蘭)	Mediamatic 展覽 stedelijk 展覽 De Ceuvel Park 展覽 Transnatural 展覽

二、藝遊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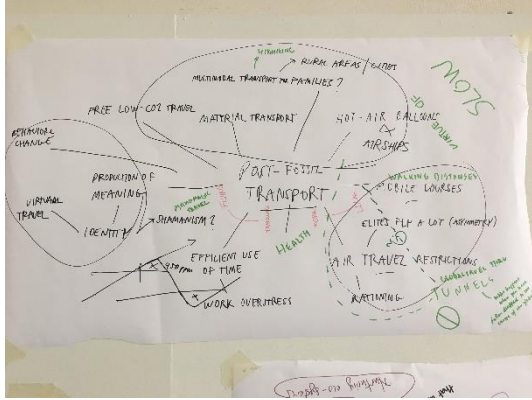
赫爾辛基(芬蘭)

為了 HIAP 為期五年的 *Frontiers in Retreat* 計畫來到這兒，策展人 Jenni 在先前就來信特地邀請我空下一個早晨的時間加入駐村藝術家們每周一次的早餐聚會，HIAP 位在赫爾辛基南方的 Suomenlinna 小島，那天雲霧繚繞，小島簡直像仙境。早餐聚會並無強制性，透過輕鬆的交流，也讓策展人能掌握藝術家們的近況與狀態。眾人聊著 *artist mobility* 與碳足跡的環境問題，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們各有對於旅行交通工具的看法，也聊到赫爾新基的煤礦產業與城市的共生關係。



Jenni 接著帶我參觀 HIAP 的公共空間與辦公空間，分享 *Frontiers in Retreat* 的起源、過程中遭遇的難題，至今計畫即將以出版作結，但同時他們已經持續對環境議題的深入探究，延伸到下一期尚在 *brianstorming* 的計畫 (暫稱 *POFO: Post Fossil*)。HIAP 與亞洲也有不淺的淵源，但較限於東北亞，因為過去駐村於此的韓國策展人的共同提案，邀請 HIAP 加入今年以邊境為題的光州雙年展，結合芬蘭與韓國的藝術家，檢視人類對於生態變遷的影響方式。Jenni 也對於台灣充滿興趣與好奇，期望未來能有進一步的交流，擴展歐亞之間的對話。

HIAP 有兩處質性很不同的駐村所在，Suomenlinna 島上風光明媚，非常適合藝術家們在此專心發展創作，拜訪的其中一間工作室是芬蘭藝術家 Raimo，他畢業的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elsinki* 與 HIAP 有合作計畫，每年獎助一位學生提供一年的進駐空間。Raimo 的工作室就像個小溫室，滿布著植物，也是他創作的主要素材。童年與自然共處的生長經驗讓他醉心於植物的研究，也藉此傳遞對於人類與自然關係的自省。



另一處駐村空間 Cable Factory 離市中心不遠，前身為 NOKIA 製造電纜與電信設備的工廠，偌大的空間除了 HIAP 的三間工作室，也為近七百名藝術文化工作者提供工作所在，包括建築、設計、音樂、舞蹈、出版、視覺藝術等機構、NGO 或公司。我在此處拜訪了 Sejin Kim(韓)與 Rob La Frenais(法)。Rob 是我非常欣賞的 The Arts Catalyst 的創始策展人，過去十七年推出了許多極具野心與前瞻性的藝術 X 科學計畫。他近期的關注主題為 Artists On The Water，起因是他幾年前開始愛上划船，從這主題也將延伸至海平面上升等環境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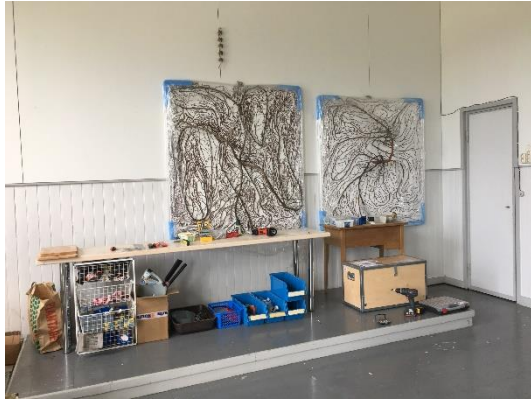
Anna-Kaisa Koski 是我在赫爾辛基最仰賴的可靠好朋友，我們其實是初次見面，但相處起來很契合，她有著典型芬蘭人的樸實文靜 (而且她是 Jenni 的大學同學呢)。是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這本書深深地影響 Anna，讓他踏上關注環境生態這條路，她積極的參與芬蘭反煤礦的環保組織，同時以獨立策展人的方式策畫環境教育的藝術計畫與展覽，也撰寫相關的文化評論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從她身上我認識到芬蘭環境的現狀、威脅與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也透過她幫我牽線更多投身此議題的藝術家們，包括 Josefina Nelimarkka 與 Kati Roover。

Josefina Nelimarkka 為我們導覽了她當時在 HAM 展出的 Kairos(展名，古希臘文的時間、時刻，現代希臘文中意指天氣)。她用豐富的材質與表現，將空氣中的流動可視化，也延伸到對於空氣粒子與氣候變遷的討論。為此，Josefina 與國內研究大氣系統的權威單位與科技團體合作，將 HAM 屋頂的空氣資訊蒐集並及時反映在展覽中。細緻有手感、蘊含悠遠歷史與哲思的作品，搭配著最先進的科技與互動裝置也毫無違和，反而更開展我們在面對過去與每一個流動中的片刻，要用何種姿態迎向未來的想像。

Kati Roover 的個展所在是 Huuto，是閒置的碼頭廠房重建的替代展覽空間，因為都市日益擴張面臨了場地被市政府收回的命運，這是空間的最後一檔展覽，大大的空間擠滿了人。(後來得知已經找到新的落腳處，將在今年八月重啟大門) Kati 的創作以錄像為主，題材取自她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森林造訪經驗，包括在亞馬遜叢林的藝術進駐計畫。透過植物的生存之道，反思人類知識建構與文明體系所帶來的框架與貧乏，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環境變遷。Kati 分享了亞馬遜的觀察與和同期科學家的互動，也聊到自身的波羅地海遷徙家族歷史，有趣的是，在這場展覽我們也遇見 Josefina 與 Raimo，原來大家都是朋友!



拜訪 Antti Laitinen 位於 Somero 附近的鄉間工作室是最期待的行程之一。Antti 是我在七年前策展“Taking Time”邀請的藝術家之一，如今已經聞名國際，也在 2013 年代表芬蘭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他常是以洞悉人性的深刻方式回應大自然，極為純粹的作品反映了人類的浪漫詩意、粗暴黑暗，以及迷惘孤獨。Antti 帶著我穿梭在森林與湖畔邊，親見他近幾年重要創作的所在地。有人認為他的創作是帶著警世的環保訊息，也有人批評他自大的毀壞或是重建自然，沉靜的 Antti 不置可否，從小在森林中長大的他，目光是落在內在靈魂深處的。



<http://www.frontiersinretreat.org/about>

<https://www.raimosaarinen.com/>

<http://roblafrenais.info/> (Rob 在 Helsinki 駐村時的所有拜訪紀錄，也有拜訪 Antti!)

<https://viimeinensukupolvi.blog/> (Ana 的部落格，只有芬蘭語)

<https://www.hamhelsinki.fi/en/exhibition/josefina-nelimarkka-kairos/>

<https://www.galleriahuuto.fi/kati-roover/?lang=en>

<https://anttilaitinen.com/>

布達佩斯(匈牙利)

初來乍到布達佩斯，為的就是 Translocal 與 Environmental Arts and Humanities(EAH)在中歐大學合辦的兩日藝術生態工作坊。今年的主題是 Feral Incursion(野生的入侵)，從藝術、政治與生態的角度檢視野生的概念與實務應用，也是首度以較互動的工作坊形式呈現。許多場邀請的 Workshop leader 的分享都讓我大開眼界，特別是 Christian Kosmas Mayer 以橡樹種的培育的藝術計畫，回應其蘊含的納粹種族主義所帶來的悲劇與爭議； Kate Rich 發起的野生店鋪挑戰傳統的商品物流方式，以合作的精神展開更多對話；樸門藝術家 Claude Oprea 則把大家帶到戶外，在屋頂農場與瑪格莉特島上來一場身心靈的自然體驗。



相當國際化且具全球視野的中歐大學，在 EAH 的成立與工作坊的推動內容便可感受到難能可貴的前瞻性，然而，卻因為自由開放的言論與極右派的政府相牴觸，如今面臨著閉校的危機。另一個主辦單位 Translocal 也是多年在匈牙利耕耘著藝術與生態、社會主義的學術討論與策展機構，創辦人 Maja & Reuben Fowkes 無奈的說這幾年的政治氛圍讓他們不得不做出離開的決定，如今他們陸續遷移至英國倫敦，也聽說中歐大學可能落腳維也納—我的下一段旅程所在。

在工作坊上我結識了許多藝術家，來自義大利的 Emanuela Ascari 超級熱情可愛，有著豐富的駐村經驗(許多都與自然有關)，曾周遊義大利對所有的生態農場作研究調查。Green Roots 的創辦人 Eva Bubla 則是本來就是認識的好友，她曾來台灣進行兩次的大地藝術季進駐，先前在印尼求學與生活讓他萌發環境保護的意識，近一兩年決定回國繼續在艱困的大環境中申請經費、推動永續的理想。

還有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匈牙利藝術家們。Bence Pálincás 的創作非常符合工作坊的主題，他以外來種植物被人類消滅或移除的現象比喻移民與難民受到正統社會的排擠，藉著表演與工作坊等創作，找到並傳遞外來種植物的其他價值，試圖找尋包容與共生共榮的社會永續可能。Bence 與許多在地藝術家以團體形式合作(包括後來介紹認識的藝術家 Kitti Gosztola)，也積極投入參與匈牙利年輕藝術家協會，努力的與偏頗的政治與藝文補助現況衝撞，他的理想讓我印象深刻，我們的對話也讓我收穫很多 (對了，他說幾年前 Ludwig 展出的 Taiwan Calling 影響他很大)。

工作坊結束後的空檔除了看 Ludwig Mudeum，還與 Eva 去了近來非常受歡迎的假日農夫市集 szimpla market，晚上這個地方搖身一變成了酒吧區，這裡幾乎成了布達佩斯最觀光的地點，但或許透過這樣的行銷包裝，也才讓友善土地、farm to table 的理念推的更廣吧。



<http://www.translocal.org/>

<https://www.ceu.edu/eah>

<http://www.emanuelaascari.it/>

<http://evabubla.com/>

<http://palinkasbencegyorgy.hu/>

<https://www.works.io/kitti-gosztola>

維也納(奧地利)

去預定的下一站柏林前，決定路過維也納待個幾天，見見這裡的老朋友們。很積極的幾乎把維也納前幾大的藝術機構的展覽都看過一遍，另外則是兩場關於生態與藝術交會的拜訪。

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Universität für angewandte Kunst Wien)孕育了維也納分離派與 Gustav Klimt、Egon Schiele、Erwin Wurm。這天要拜訪的是大學的 Art and Science 部門，In the Woods 計畫的藝術科學首席指導 Bernd Kräftner。這是個田野調查與出版計畫，探究在環境危機下，介於人類對 nature/culture 的二元看法之間，越見重要的重疊地帶。團隊以烏克蘭西南方 Transcarpathian 森林為研究地點，探討野生的概念，與匈牙利的野生入侵工作坊有巧妙地呼應，卻是截然不同的操作方法。Bernd 是個讓人感覺溫暖親切的長輩，除了介紹這項計畫，也分享了跨域合作光鮮亮麗表象後的晦暗處，也提醒我不要把自己與觀眾切割開，用上對下的教育方式去傳遞，這對話過程自己也跟著抽絲剝繭，檢視自己踏上這條路的初心。

因為上一站匈牙利的政治現狀，許多藝文工作者選擇出走另覓舞台。Jade Niklai 在 2010 年於布達佩斯創辦 Blood Mountain Foundation，為提倡中歐的跨領域交流，並推廣讓社會更具包容與參與性的文化實踐，在 2015 年來到了維也納落腳。Jade 擁有豐富的國際藝術機構工作經驗，包括 MoMA 與 Tate，去年她在維也納

藝術之家(KHW)駐村，與 Yasmine(於荷蘭拜訪)合作策展“the Big Invisible”，回應全球的環境變遷。

談到 KHW，就不得不提維也納最著名的藝術家與生態與永續的提倡與實踐者 Hundertwasser，由他一手設計的 KHW 在內容的策畫上便也承襲這樣的理念。除了對攝影媒材的興趣，作為維也納的一作綠色博物館，也提供像 Jade 與 Yasmine，討論永續、氣候變遷、回收、都市學等具跨世代的責任與視野的創意人們一個展演的空間。



http://artsience.uni-ak.ac.at/activities?projekt_id=1510145653293

<http://bloodmountain.org/>

<https://www.kunsthawien.com/en/>

柏林(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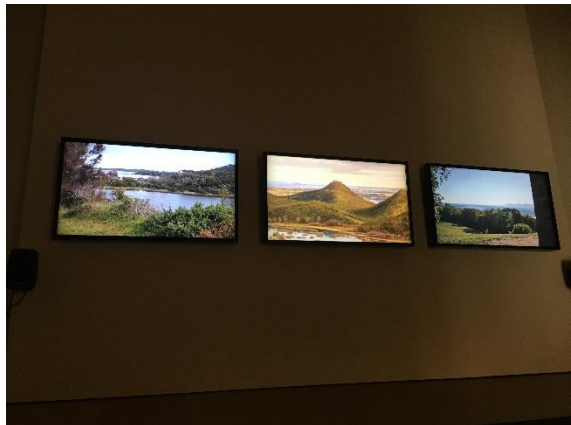
第三度來到柏林，與熟悉的城市、食物相遇。先前約好的拜訪因為策展人臨時離開柏林，反而多了些時間與老朋友們聚聚，包括先前曾來台共同合作過的 Sybille Neumeyer、如今在貝塔寧藝術村進駐的魏澤，以及已經定居柏林王俊琪、吳權倫。

與匈牙利藝術家的緣分也持續著，我和 Anna Zilahi 相遇在 Prinzessinnengärten——柏林的都會農場。陸續在維也納、柏林求學的他，已經對於回到家鄉不抱希望，儘管如此他仍保持著與 Bence 等人的合作。Anna 在柏林策劃了一系列討論人類世與環境議題的讀書會，近期將把所有相關名詞整理集結出版一本字典(匈牙利文)。

接著我們一行人去舊貝塔寧看展，Capitalo, Chthulu, and a Much Hotter Compost Pile 的核心主題是如何思考自然中的人性，與人性中的自然。光是展覽名稱就有代表著很需要一定的智識，而出處是 Donna Haraway 的這一段話 “The unfinished Chthulucene must collect up the trash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exterminism of the Capitalocene, and chipping and shredding and layering like a mad gardener, make a much hotter compost pile for still possible pasts, presents, and futures.” 相較於人類世以人為主體，資本世則以全球財務系統為主，凸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的對氣候的影響；Chthulucene 則是指在環境毀滅後，所有物種(包括人)的合作共生。



也慢慢意識到自己從歐洲的邊緣慢慢來到核心，相較於前幾座城市，柏林的藝術有最前衛的討論，最菁英(也最遙遠)的論述。Disappearing Legacies: The World as Forest 是很有意思的展覽，將當代藝術家作品與動植物標本並置，呼應從 Alfred Russel Wallace 的亞馬遜與馬來半島森林遠征的歷史，與當今全球環境問題—當孕育物種演化與生物多樣性的森林在地球消失殆盡。展覽中有許多東南亞藝術家的創作，若從後殖民主義的角度與生態角度交互看待也很值得玩味。



拜訪法國藝術家 **Karine Bonneval** 所進駐的植物園與博物館算是柏林行的一大亮點。這座遠離塵囂的植物博物館有著復古與精美的植物標本製作術與陳列方式，也是這裡吸引了熱愛植物的 **Karine** 主動提案進駐，對當地植物進行進一步研究，也與那裡的植物專家、科學家們展開合作。**Karine** 關注的是藉著植物與人類的互動引發情感共鳴，藉由聲音與影像技術等科技讓植物們發聲，讓這樣的交會充滿詩意。

https://m.facebook.com/events/615264665480446?acontext=%7B%22ref%22%3A%223%22%2C%22action_history%22%3A%22null%22%7D&aref=3&_mref=mb
https://www.interdisciplinary-laboratory.hu-berlin.de/en/content/verschwindende-vermachnisse-die-welt-als-wald_2_3/
<https://www.bgbm.org/en/event/sometimes-i-hear-plants-whisper-objects-and-installations-karine-bonneval>

利瓦頓(荷蘭)

經過了四個城市緊湊充實的藝術洗禮，感謝接下來能在這個可愛的荷蘭小鎮稍作停頓放鬆。位於荷蘭北邊 **Friesland** 的小鎮入選今年的歐洲文化之都，為期一年的文化活動倒是頗分散零星，少了大城市的藝文機構，我便能專心體驗這個小鎮，以及 **Farm of the World** 計畫的一系列展出。

首先是計畫發起人，藝術家 **Claudy Jongstra** 在鎮上一處監獄改建的文創工廠外的花園作品 **Honeysuckle garden**。這座重新搭建與栽培的雀兒喜花園展出作品，集結許多有悠遠歷史的染料植物，展現它們在快速生產與銷費的年代漸被遺忘的美好。我在這裡待了許久，把這些植物們的樣貌與故事一一印在心上。



此屆的歐洲文化之都打破單一城市定點，Claudy 主持的計畫也橫跨到鄰近的大學城 Groningen，在前身為糖廠的 WastenoWaste Factory 展出染織裝置。展覽旁一角是工作坊等推廣活動的空間，觀眾能自由參與體驗羊毛氈胸針創作，團隊也與在地的學校合作推動天然染與絹印工作坊。Claudy 的想法是，Friesland 因為乳製品業的大量聚集，造成這裡的自然地景過度單一化，而他除了在自己的農場種植染料植物，也串連了周邊的農業，以合作經濟的契作模式鼓勵種植其他的染料植物，進而增加植被的生態多元性，當然也能鼓舞環境友善的天然染產業。



Claudy 的工作室座落在小鎮邊緣，與鄉間零星的住戶相連著。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她自然擁有很具規模的團隊，這裡有許多工作人員與實習生忙進忙出，辦公室裡除了忙著此計畫也需接應龐大的委託訂單(客戶多為建築師或是時尚界)，再往廚房後方走，是年輕學生們專注的進行生產線：梳理羊毛、浸洗、晾曬，其他人則在花園中照料植物。除了織品，團隊也在研發著以天然染為陶藝品上色，當然這些都會是大規模生產、散佈的。



說實在的，這一個我極期待的拜訪反而讓我有些失落，或許是一切太 SOP 的制式化、或許整個空間與人們工作的氛圍、或許 Claudy 的美好理念無法如實的透過其團隊夥伴讓人切實的感受 (事實上，到了當天才知道 Claudy 另有會議，只能簡單打招呼，其餘的是由一位年輕卻明顯缺少熱誠的經理接待)。後來想了想，或許也正是這樣的情感克制、務實與制度化，才能讓她真正永續經營，才能在一片慘澹的市場站穩腳步，然後實現他想要的改變與影響力。總之，還真的是學到了一課阿。

旅程同人生，有時候反而你期待的並非是讓你獲得最多的。我落腳的 airbnb 民宿，主人 Emiel 正巧就是個落實生態友善生活觀且博學多聞的人，除了自己以自然工法修建房子、也參與荷蘭的環境保護協會，更發動過社區的環境藝術計畫。一天下午，我們騎著單車參觀了幾座半開放的莊園，如今都是做為瀕危植物的避難所。聽著他分享這片土地的歷史、自然與環境價值觀，成為我在這裡最寶貴的收穫。(還有在這裡遇見的另外兩位萍水相逢卻相談甚歡的女士 A 與男士 B，請容我在樣本數極少的條件下為荷蘭第一印象下這個標籤：對於政治與自然的開放寬容胸襟。)



<http://farmoftheworld.nl/about/#contact>

<http://www.claudyjongstra.com/>

馬斯垂克(荷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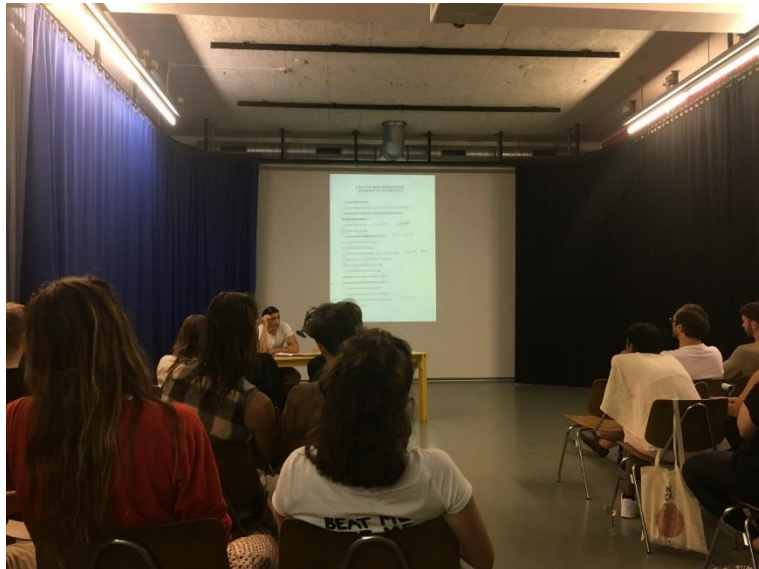
從荷蘭北邊來到最南端，馬斯垂克是個比利瓦頓熱鬧許多卻不過度擁擠，有著宜居生活的小巧城市—至少這裡還有幾個當代藝術機構可以豐富視野阿!

我的好友 Yasmine 就是接下了 Van Eyck 的植物實驗室的組長工作，在亞洲停留多國進行創意永續的調查後，來到這裡展開新生活。一周只有三天需出現在辦公室的她，除了負責掌管實驗室的運作，其餘時間可以自己規劃接案子、寫稿等等。我在她的工作室中當了半日志工，負責將那一塊剛翻整好的小花園中做一幅植物地圖，加上了中英文的植物名稱後，便可以張貼讓眾人認識比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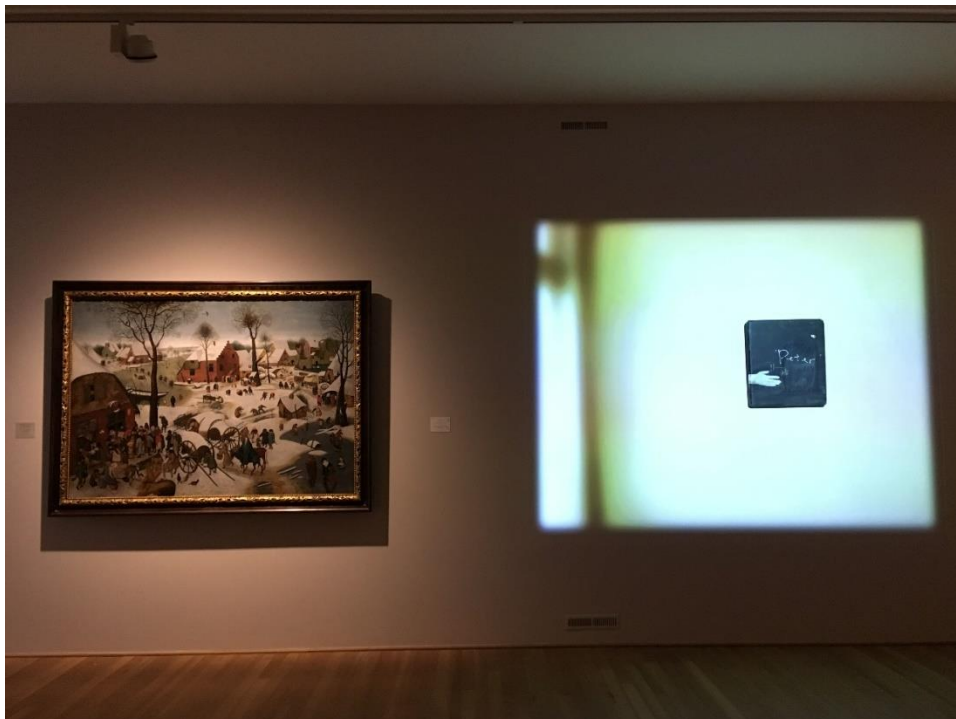


Van Eyck Academy 就位於馬斯垂克大學一旁，名稱有點誤導人，其實這裡就是名副其實的駐村，只是為期通常都是一年，而其最讓人稱羨之處就在於豪華的硬體設備—印刷、攝影、木工、金屬等各式各樣的實驗室供駐村者自由使用，其中植物、食物是這兩年才陸續開張，當然每個實驗室都有個像 Yasmine 那樣的 leader 可提供協助或是一起討論。駐村的申請算激烈，但常會發現有許多國際藝術家都是在荷蘭就讀或居住過，Yasmine 說，部分原因是 Van Eyck 在國際上也還不是那麼為人知。

我參加了每周三的藝術家講座，這裡的駐村藝術家眾多所以每周輪三位，碰巧這三位都是針對藝術與美學形式做探索，很久沒聽見這般古典的論述，一開始很不習慣，但這也顯示 Van Eyck 接受駐村的內容多元，而不獨厚社會性或議題性的藝術生產。講座完的藝術家晚餐同樣由駐村藝術家們輪流擔綱，這天幸運的吃到超美味的巴西料理，也與臨座的幾位藝術家有不錯的交流。



Bonnefanten 美術館的特展 **The Death of Melanie Bonajo** 是此趟的另一個亮點。荷蘭藝術家 **Melanie Bonajo** 用數個富感官張力讓人印象深刻的影像裝置，討論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社會之下的種種議題，包括古老儀式、動物、原住民、性產業、老齡化等等。位於二三樓的典藏展，則是在現代繪畫與雕塑品的古典空間中，巧妙置入邀請的當代藝術家回應特定作品之新作，這樣特殊的陳列方式引起不小的討論，還記得當年就讀策展時，這間美術館就是課堂上的案例之一呢。



巴黎(法國)

二度來到巴黎，可惜這一次依舊時不我予—各大藝術機構的展覽不是換檔中未開放，就是展覽主題乏善可陳。但我沒忘了這次的主要目的，第二天，我便前往 Ground Control，與 Food Art Week 的創辦人 Taina 相遇。

Ground Control 位於巴士底廣場附近，是一處綜合室內外餐飲，氣氛悠閒草根性強的展演空間。Food Art Week 便選在這舉辦，簡單的幾個展板區隔出展間，一般般的燈光，雖然展示條件陽春的可以，卻也讓這些創作在這樣的生活空間毫不違和—當然，實習生們必須忙碌的勸阻不知情想要觸摸展品的觀眾們。



Taina 娓娓道來踏上這條路的歷程。從小失親的她，輾轉到日本學廚藝，還開了餐廳，喜愛探索靈性的她將之與食物結合，從而發現由食物引發的種種環境、社會與政治問題。位於柏林的 Entretempo Kitchen Gallery 與食物藝術周就是因此而生，結合藝術與食物兩個宇宙共通的語言，藉由活動展演、出版與社區合作，試圖推動社會與環境的正向改變。

今年的主題是糖，Taina 說這讓她們在募款與宣傳上吃了很多苦頭，因為各大酒商等與糖有關的企業當然不想為糖造成的環境問題背書。藝術家徵選則是有邀請制與 open call，她盡量讓想參與的藝術家都有機會傳遞理念，然而經費有限所以幾乎無法提供製作費。



除了位於 Ground Control 的主展場，在這一星期巴黎市區有各式各樣的活動與表演，也串連了一些理念相同的店家，我便造訪了其中一間結合衛星展示的咖啡館，品嚐了藝術家特製的無糖蛋糕。

另外也做了幾場拜訪，包括 Bence 介紹的匈牙利藝術家 Rita Süveges，現在在西帖藝術村進駐，除了創作，也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西方去中心與文化/自然。Marie Le Sourd 是比利時駐村平台 On the Move 的資深秘書長，長年從事文化外交的她對亞洲與台灣非常熟悉，也是竹圍工作室的堅強盟友。Ewen Chardronnet 則是 Rob 介紹，是作家也是創作者的他，經常發展與科學合作的藝術計畫(也是 Rob 老戰友)，目前的跨域計畫包括研究海草、海流以及一個濱海的法國城鎮的駐村計畫。

<https://entrempeo-kitchen-gallery.com/>

<http://ritasuveges.com/>

<https://on-the-move.org/>

<http://www.ewenchardronnet.com/>

布魯塞爾(比利時)

在前往旅程最終站阿姆斯特丹前，短短的停留布魯塞爾三天。

CAB 基金會於 2012 年由比利時收藏家創立，意在推動比利時與國際的極簡與觀

念藝術，展場的前身是煤礦業，這樣的空間與當時拜訪時展出的永續攝影展獎項 PRIX PICTET 成了有趣的對照。2008 年創立於瑞士的 Prix Pictet 是國際攝影獎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以一年半為周期，每屆的獎項都關注特定的永續主題。今年主題為 Space，展覽展出決選的十二位藝術家，呈現其關注環境與社會巨變的清澈視角，也給予了觀者能夠聆聽這些訊息、進而反思地球上現況的空間。



比利時是漫畫卡通的王國，《丁丁歷險記》和《藍色小精靈》的發源地，藍色小精靈甚至還成為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大使，也是因為對此好奇，我去看了 Smurf 的展覽。原來，小精靈們的生活方式極能體現這十七個永續發展目標，包括住在森林裡過著採集的素食生活、環境友善、合作和諧平等的社群等等。當然，這是一個以小孩為主要觀眾的展覽，但展覽透過互動的方式，將十七個概念注入其中，也算成功的達到教育推廣的目的了。



<https://fondationcab.com/special/prix-pictet-space-the-global-award-in-photography-and-sustainability>

阿姆斯特丹(荷蘭)

循環經濟的必訪經典地: De Ceuvel

位於城市的北邊，前身是造船廠，因日漸荒蕪政府招標再生計畫。建築公司將這些舊船隻改造成一間間的工作室，招募具相同理念的團隊進駐，其中包括海藻素漢堡新創公司、手作維修站、設計公司、電影公司等。散落在河濱，這些船型屋與周遭的植物共生共榮，與其說是辦公空間更像是個遊樂場，歡迎著實踐永續的各種創新與創意。整個園區更採用太陽能、生態堆肥、循環雨水等設計，一切公開透明的讓我上了豐富的一堂課。還有一處生意超級好的餐廳，這裡唯一的非素食是鴨肉漢堡，鴨肉來自機場附近流連的野鴨，因有誤入飛行引擎的風險被大量的射殺，菜單上直白的提醒著，小心會吃到子彈!



藝術與科技的實驗室: Mediamatic

是個探索各種新科技對於藝術、設計與生活的挑戰與新可能的有趣地方。這裡正展出兩個展，「植物的秘密」由台灣藝術家林佩瑩與 Sieta van Horck 合作，在三個溫室中進行兩場植物的實驗一對宿主有益的植物病毒，以及音樂對植物的影響。另一個展覽重現十九世紀的生物學家 Ernst Haeckel 美麗的有機體手繪，讓人讚嘆自然、植物與動物的富饒。這裡還有一座魚菜共生的小農場，餐點也健康好吃。



加上符碼的自然: STUDIO DRIFT

Stedelijk 美術館相當受歡迎的荷蘭雙人組 STUDIO DRIFT 的展覽。設計背景、常帶來炫目效果的科技藝術裝置，讓兩人對於環境的關注與討論更顯得討喜與親民。科技究竟能否拉進人與自然的距離？在一個個足以讓人稱奇的展間這光明的答案已經彰顯。而我最喜愛的反而是那貫穿整個展覽的，Thomas More 在 1516 年的著作烏托邦中對一個水泥磚塊的提問，以及其堅硬卻懸宕如一空中飄浮的未來想像。



藝術 x 自然 x 科技: Zone 2 Source

Zone2 Source 位於清幽宜人的 Amstelpark 中一座玻璃屋，這裡以及戶外展出的創作都是回應所謂的自然環境的計劃與另類體驗，從中探討「自然」與「生態」的當代定義。造訪時展出的是 Machine Wilderness，展出四位與機器人科技有關的藝術家，試圖超越人類中心思想，以科技推動人類與自然的共生。展覽有趣之處在於內容是不斷有機演進的，例如雙人組 Erwin Driessen 與 Maria Verstappen 訓練 AI 辨識公園內經過的鳥類與鳥聲，時間越長資料越大，呈現出來的成果就越趨精準。



在自然與科技間尋找完美平衡: Transnatural

這裡好多結合自然與科技的展阿！展覽 ROBOTANICA 的海報給了一個很鮮明的想像——一隻頭戴著 VR 的雞。作品都很精彩，給了一個個並非只能是空想的美好願景：讓乳牛當自己的老闆的微型企業、能邊清理水中廢物的水上腳踏車、能捕捉樹木害蟲並轉化成能量的機器、利用昆蟲空間感應靈敏度做探勘、一個讓植物能自由移動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的圓球等等。



<https://deceuveel.nl/en/>

<https://www.mediamatic.net/>

<https://www.stedelijk.nl/en/exhibitions/studio-drift>

<http://zone2source.net/en/exhibition-machine-wilderness-2018/>

<http://transnatural.org/events/robotanica/>

三、啟示與結語

在這趟精實的壯遊中帶了滿滿的收穫回到台灣，接下來，勢必要花好一陣子好好的消化、沉澱，更深入的研究這些藝術與生態交會的案例，然後將這些收穫好好地分享出去。

當然，有一些直覺性的已經在發酵，這一趟的種種刺激給了我許多線索，同時也反省出更多的提問，對於自己這三年來專注的這條路。有時候會覺得，到底誰會想要知道這樣的事情？也會覺得，自己這麼樂在其中的做這些，這個世界有沒有因為這樣不一樣？它的價值在哪裡？

今年最重要的進展除了這個藝遊計畫，還有完成了荒野保護協會的自然解說員的培訓課程。在更密集的接觸自然後，暮然驚覺，有時候這些我仰賴的知識是要被拋開的，只需要放下大腦，純然的感受。這些都給了我繼續前進的能量。接下來，會持續的實踐知行合一這個理念，持續的研究生態與藝術的交會，並且結合各種參與式的活動，與自然生態體驗的小旅遊，努力的擴散影響力。

當然，也醞釀著一個策展計畫，希望能串接台灣與此次歐洲特別欣賞的幾位藝術家，開展台歐的對話，一個交織著在地生態智慧與全球對話的計畫。

此外，我也深切的有感台灣與國際接軌的必要，希望能在探索之餘，往國際交流的領域深入耕耘。這一趟的交流，聽見許多對於台灣藝術的欣賞與好奇，若能透過這樣的方式將台灣增加在世界上的能見度，讓世界看見台灣難能可貴的生態多樣性與文化多元、創意的豐富，這是我將持續努力的方向。

再次感謝國藝會以及華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短短一份報告不足以將此趟的豐盛收穫好好分享，就請期待未來的後續分享吧！